

裸足佳偶

瓊安·強斯頓◎原著

吳幸蓉◎譯



The Bare
by Joan



浪漫經典 66



林白出版社



中

• 浪漫經典 66 •



裸足佳偶

The Barefoot Bride

原著者：Joan Johnston

瓊安·強斯頓

譯者：吳幸蓉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 浪漫經典 66 •



裸足佳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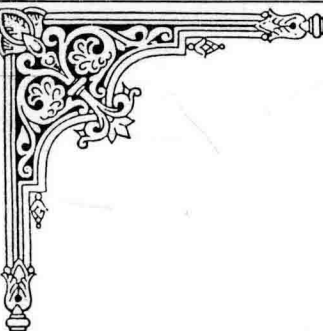
The Barefoot Bride

原著者：Joan Johnston

瓊安·強斯頓

譯者：吳幸蓉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原著書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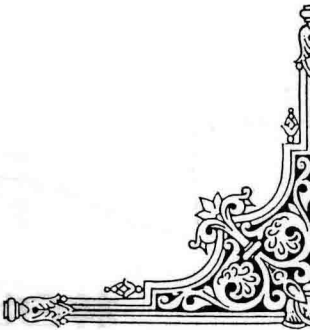
The Barefoot Bride

by Joan Johnston

Copyright © 1992, by Joan Mertens Johnston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ell 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2, by 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 Taiwan.
Sale Outside Taiwan Prohibited.





浪漫經典之66

裸足佳偶

The Barefoot Bride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1992・11月

原 著：Joan Johnston

譯 者：葉榮霖

主 編：程子華

執行編輯：林美

美術編輯：鄭傳旺／封面繪圖：施凱文

校對：李孟憲 周貝桂 林春杏

發行人：竹二兒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7765889-0・7754407

傳真：(02)7712568

劃撥帳號：0014980-9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排版者：鴻霖電腦排版公司

地址：北市仁愛路4段122巷63號3樓

定價：新台幣170元

初版：八十一年十一月

國際書碼：ISBN 957-593-327-3

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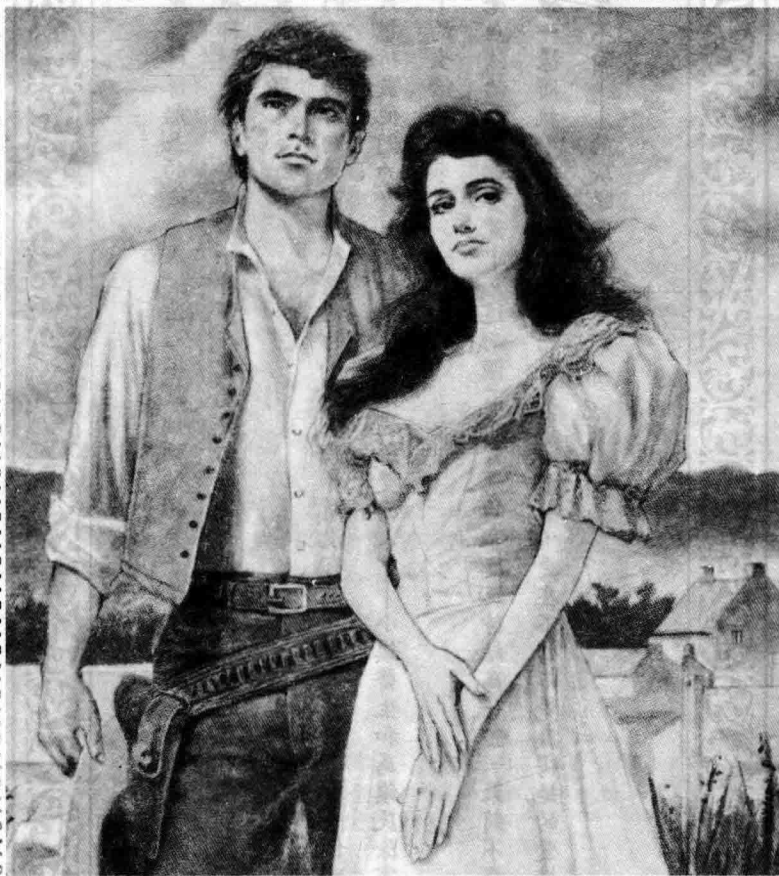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她是捕鯨隊船長的未亡人，決心不讓她頑強的兒子步上他父親的後塵，所以葛茉莉決定應徵郵購新娘。婚後第一件事，就是要向她的新婚丈夫坦承她已有兩個孩子，而且無法再愛其他男人。

他們的便利婚姻原可進行順利的，如果康賽斯沒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和一個跋扈任性、一心只想拆散他們的女兒；如果他不是過著雙面人——小鎮醫生和為鎮民除害的農場主人——的生活的話……

在毫無法治的西部蠻荒中，這兩個不同背景的家庭正待結為一體，茉莉不得不信任這個和她一樣固執……他的吻點燃始料未及的慾望，更在不知不覺贏得她的愛情和信賴——永生不渝——的灰眼陌生人。



一八六八年 蒙大拿區

「打架！有人打架啦！醫生家的佩琪快把牧師的兒子打死嘍！」

班頓堡最熱鬧嘈雜的酒吧條地像是個發現響尾蛇的鋪蓋似地人人作鳥獸散。礦工、網工和趕牛的全都跑到泥濘的街上，圍在兩個扭成一團的孩子四周。

一個衣衫襤褸的十二歲女孩正以一隻膝蓋箝住脹紅臉的小男生的脖子，將他的胳膊高高地扭在他背後。她精靈似的小臉扭曲。「吞回那句話，你這王八蛋！你這隻骯髒的豬——」

「絕不，那是實話！」男孩大叫。「妳老爸是個孬種、膽小鬼——」

他的話被佩琪箍得更緊的膝蓋打斷。她壓下他的頭，灌了他滿嘴泥巴。

兩隻大手揪住佩琪的破領子和褲腰，把她提到半空中。「夠了，妳這個小潑婦！」

佩琪徒然地反抗分開她和她的手下敗將的粗糙大手，圍觀的人群爆出一陣大笑。牧師的兒子趁機立刻鑽過大人的腿間逃之夭夭。

佩琪氣急敗壞地破口大罵。「我會抓到你的，艾費迪！你最好小心你——你的——」
「這是怎麼回事？」

小佩琪轉頭瞧瞧揪著她不放的人，是紅髮老杜——「藥罐子酒吧」的酒保。從前紅髮老杜必定有一頭眩目的紅髮，但現在佩琪只看見一個會反射陽光的大光頭。他是個令人望而卻步的彪形大漢，佩琪只得停止掙扎，靜靜地任他抓著。

可是就算打死她，她也絕不在這群尖酸刻薄的鼠輩面前承認她是為保護她爸爸的名譽而戰，因為他不能——不願意——挺身為自己辯護。她抿緊嘴唇，下巴不馴地抬得更高。

紅髮老杜厭惡地嘆口氣。「我們去找妳老爸。」

「康醫生正在照料幾個被印地安人槍傷的人，」人群中有人喊道。「在驛車站裏。」

「別對她太兇，紅髮，」一個大鬍子說道。「因為她有種——比她老爸多多了！」他嘲弄地竊笑。

佩琪在紅髮的雙臂中僵硬起來。

爲防這個壞脾氣的野女孩再次出手，紅髮趕緊收緊手臂。「冷靜點，孩子，」他平靜地說道。「不管他們說什麼，都沒必要當真。」

「可是我爸爸不是他們說的那種人，」佩琪深受傷害地抗議。「他不是！」

在西部，是否是條漢子端賴他是勇敢地面對挑釁抑或怯懦地躲在角落而定，而康醫生總是極力避開打鬥的場面。佩琪知道她爸爸絕不是膽怯，可也解釋不出何以他從不向他人揮拳，甚至攜槍自衛。所以她只好不停地代他而戰。

班頓堡的人都聰明的對康醫生不予置評。因爲如果他們說了什麼，結果不是馬匹的尾巴被打結，就是栽種的百日草被剝光了皮，再不然就是被鎖在屋外的廁所裏。

佩琪決心做個與她溫和的爸爸完全相反的人，任何攻訐他的人都得先過她這一關。

她再度試著掙脫紅髮的掌握。「沒有必要煩我爸爸。」

「抱歉啦，孩子。這已經是我本週第三次從妳的利爪下救出某個可憐的——」

「該死，紅髮！他們都是罪有應得！」佩琪爭辯道。

紅髮檢查佩琪右眼的瘀傷。「這一次又是爲了啥事？」

「他根本沒權利胡亂批評。我爸爸是世界上最勇敢、最強壯的人，他沒佩槍並不表示他

就是……是……」佩琪說不出那個字眼，然而它卻在她腦中回響著。

懦夫！

紅髮噙鼻道：「妳總不能和全鎮的人打吧，佩琪。」

「只要有必要，甯說全鎮，就算是該死的全國，我也——」

佩琪連忙住嘴，因為他們已經走進她父親用以充當手術房、正在取出一個男人小腿裏子彈的帳篷。受傷的男人躺在用兩張鋸木架和幾塊木板搭成的臨時手術枱上。另外一個男人站在枱邊，手臂已經用三角巾包紮好了。一堆綑工圍在醫生四周看他工作。

「那些印地安人搶了我一大袋金幣，」躺著的男人口沫橫飛地描述他的遭遇。「就在這裡往南不到二十哩的地方，驛馬車被大聲吆喝的紅番團團圍住。」

「如果不是那蒙面的老兄及時趕到，我們現在全都成了冷冰冰的死人了。」縛著三角巾的男人說道。

佩琪再無法保持沈默。「我的天！是蒙面俠嗎？」她敬畏地問道。「是他嗎？」

「我想是。那真是我所見過最英勇的事。他威風凜凜地騎著漆黑發亮的駿馬，掏出他的雙管槍彈無虛發地擊退印地安人。真是個神射手。」縛著三角巾的礦工說道。

「他是不是戴著黑色面罩？」佩琪追問。「是不是嘛？」

「當然嘍，孩子。」礦工回答。「而且他的黑帽子壓得很低，根本看不清他的長相。」

「可是他一定就住在附近，」佩琪推測。「因為他總在千鈞一髮的時候趕到。天哪！我真想知道他是誰。」

大夥兒面面相覷，蒙面俠的真面目是目前班頓堡最熱門的話題。這人似乎總能算準驛車上的金沙礦工何時會被搶，及時現身解救，更爲了某種原因而決定隱姓埋名。在過去六個月內，他已經自那些搶劫金幣好購買劣質威士忌的黑腳族野人手中，解救不下一打的礦工了。佩琪注視著她父親，他高大寬肩的身形正立於傷者身旁。她好希望他能更像蒙面俠一些：勇敢、神氣又令人敬仰。她幻想著他就是蒙面俠，只可惜幻想的泡泡沒多久就破了。

「啊，醫生，」一名網工說道。「這幾個人提供了一筆賞金給任何能追回他們金幣的人，我們打算組隊去追捕那些黑腳族。你要一塊兒來嗎？」

康賽斯揚起嘴角自嘲道：「我對你們毫無幫助，而我對槍枝完全外行。況且我還得去看文太太，她的腸胃又開始不合作了。」

衆人聞言捧腹大笑，還有一、兩個人吃吃偷笑。或許他們是在笑文太太的胃病，然而佩

琪卻覺得他們是在笑她爸爸爲了逃避和他們一起出外涉險而胡謔的藉口。爲什麼？噢，爲什麼他不能就這麼一次和他們一塊兒去？爲什麼他不挺身向他們證明他並不是個——

懦夫！

佩琪因這個字眼而畏縮，在紅髮老杜的抓握下扭動著。

「乖乖的別亂動，孩子。」紅髮警告她。「妳老爸快好了，等他有空時——」

「我現在有空了，紅髮，」賽斯打斷他。「你可以放開她了。謝謝你，接下來就交給我吧！」

「你最好看住她，醫生。」紅髮故作嚴厲地皺眉說道。「每次她和那些小鬼打架，我酒吧裏的顧客就全跑光了。」

「以後不會再發生了，紅髮，非常感激你照顧我的女兒。」

賽斯一手攔在女兒肩上，感覺她畏縮了一下。他不想在衆目睽睽下和她爭辯，於是先放開她，轉身低頭收拾他的醫療用具。他避開佩琪的眼睛，合上黑色醫療箱後走出帳篷，佩琪無精打彩地跟著他走向馬車停放的地方。

「上來，」他開口。「我們待會兒再談。」

佩琪爬上馬車在他身旁破舊的皮椅上坐下。賽斯韁繩一揮，催促大花閹馬開始往南跑向他和佩琪這兩年來稱之爲家的牧場。

抬頭遠眺，海渥山脈綿延約三十英哩長。他的牧場就坐落在離鎮大約十二哩的山腰處一片白楊樹林裏的小河畔。

一路上賽斯大都盯著自己的雙手，一雙不屬於醫生的手。這雙手粗壯、結繭，而且佈滿許久以前造成今日的他的悲慘事件留下的累累疤痕。

賽斯非常了解鎖上的人對他的看法，也知道佩琪老是打架的原因。他很想向她解釋一切，讓她明白他選擇避開而非面對恥笑他的人的理由。但是他不能。不過無論如何，她一定得停止繼續打架滋事。

賽斯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女兒，最近他們兩人總是話不投機。她已經漸漸長大，康佩琪很快就會長成成熟的女人。但是在目前這種環境下，這個野蠻、粗魯、好鬥的野丫頭根本成不了淑女。

心中的挫折使賽斯的聲音變得嚴厲。「我以爲我們已經說好妳不再打架了。這一次是爲了什麼？」

佩琪固執地噉起下唇。她的右眼已經腫得睜不開，要辯稱她沒有打架實在有點困難。可是她也無法向她父親坦承她揍牧師兒子的真正原因，只好信口開河胡謔一通。「那個艾費迪叫我野人、男人婆，爸。我怎麼可以放過他呢？」

「妳應該知道，佩琪，」他開始說教。「人們的批評——不管用什麼字眼——是不可能真的傷到妳的。」

「可是，爸！難道你忍受得了別人叫你——叫你——難聽的名字嗎？」

他沈默了半晌才又開口道：「言語不值得妳動手打人，佩琪。」他停了更久才又說道：

「等妳長大些，見過更多世面，妳就會了解為什麼——」

「我不要懂！」佩琪憤怒地喊道。「我也不要忍受！」

賽斯猛然停下馬車，攬住他女兒的肩用力搖晃，她的金髮被搖得垂落前額蓋住眼睛。「聽著，」他嚴厲地說道。「妳必須停止打架鬧事。妳已經大得不適合和男孩子在泥堆裏打滾，黑著眼眶渾身破爛的回家了。」

一看到女兒雙唇發抖，費力壓下盈眶的眼淚，他的心頓時一陣揪痛。他像攬住她肩膀一樣突然地放開她，顫抖不止的手拉平她肩上被他拉縐的衣領。

佩琪揮開他的手自己拉好衣服，緊咬牙關制止發抖。「見鬼了，爸——」

「還有這個。」他打斷她，爲她不給他機會表達他的關心而感到挫折和憤怒。「我已經聽夠了妳滿口『見鬼』、『該死』、『去你的』等等的髒話。從現在開始，妳的言行舉止要像個淑女，佩琪。還有妳的——」

「我永遠不要作淑女，爸！」

賽斯張口想反駁女兒，隨即又住了嘴。不，讓她這麼下去當然不可能。難道她真的不想做個淑女嗎？他再看向她冒火的藍眸，其中竟是絕望多於叛逆。

他想將她擁入懷裏緊緊抱著她，告訴她他們會解決所有的問題。可是他不認爲自己忍受得了被她推開，而他很確定她會。所以他只是坐著不動，看著她的腰桿堅決地挺直。他的佩琪不是懦夫，她有足夠的勇氣捍衛他們父女。

「妳需要一個母親，佩琪。」他喃南道。「一位可以教妳如何成爲淑女的女士。她可以梳開妳這堆雜草，」他愛憐地揉揉她一頭打結的金髮，並塞到她骯髒的耳後。「爲妳縫製洋裝，教妳煮飯和合宜的舉止。」

「該死！我們不需要任何人，爸！」佩琪抗議。「我們兩個就過得很好了！」